

北伐前後大學生涯

蔣紀周

綠滿窗前草不除

我於民國十五年七月考入國立東南大學。八月到校，住在第一宿舍第二齋第四室。第一宿舍分成若干齋，每齋有六室或四室，都是平房，前後各有園地，花木扶疏。每室住四人或六人，中列書桌，桌上置書櫃，既供藏書，又可間隔。宿舍後院有膳廳、浴室及盥洗室，寬敞潔淨，面對園圃，時有清風吹來。早晨供饅頭與稀飯；午膳及晚餐有菜肴數色，任選其一，其中以榨菜肉絲最受歡迎。宿費每學期十元，膳食可以包月，每月三元。同學以註冊先後，編號入室，所以同室同學往往年級科系省籍各不相同。但一經住進，大家非常喜愛，非至畢業，絕不輕易遷動。因爲像這樣雍雍肅肅的室內氣氛，綠滿窗前草不除的室外景色，是第一宿舍所獨有，不可求諸他處。猶歷歷在目，不勝神往。

圖書館裏座無虛席

我進入東大的那一年，圖書館已新建落成，興建費用皆來自捐獻，齊孟芳（燮元）捐款較多

，故一度名之爲孟芳圖書館，嗣改稱爲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。那是一所羅馬式的鉅構，莊嚴華貴，門前六座圓形石柱，有仰之彌高之感。館內藏書十餘萬冊，科學及外文書籍的數量，冠於全國各圖書館。雜誌期刊三百餘種，亦稱完備。館長戴超先生是一位圖書館學專家，分類編目，條理分明。設有閱覽室、期刊室、參考書室，房屋高敞明朗，桌椅寬大舒適。每日上午八時開放，下午九時停止。師生入館閱覽，座無虛席。孜孜矻矻，肅穆無聲。

東大體育館在我入學前已完工啓用。越二年，科學館落成，大禮堂也在我畢業的當年奠基興建。這幾座雄偉建築，氣象巍峨堂皇，國內各大學，無出其右。凡所設施，開風氣之先。但我對母校圖書館獨有偏愛。我四年大學生活，治學稍有基礎，得之於圖書館的，實較他處爲多，所以我對圖書館的感情最爲深厚。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；三十五年，母校東歸復校。其時我於役滬上，特於三十六年某日傍晚抽閒赴京，回校探訪。看到學校尚未規復就緒，宿舍與教室走廊滿佈臨時地鋪，顯得零亂，心有戚戚。但見到圖書館內燈光明亮，仍然座無虛席，同學肅穆潛修。

爲之欣喜不置。

東大校訓止於至善

新生到校註冊時，發給校徽一枚。圓形銀質，與銀元相若而稍薄，繫以短鍊，鍊端有短柄，亦銀質。校徽背面鐫刻學號。我的學號是二二二，以阿拉伯字橫列。正面鐫「國立東南大學」六字爲邊紋，中央鐫「止於至善」。校徽樸質高雅，爲同學所喜愛。「止於至善」是這時候東大的校訓。按南京高等師範創校之初，校長江謙先生提示以「誠」爲校訓，並親著校歌以釋之：「大哉一誠天下動，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。千聖會歸兮，集成於孔。下開萬代旁萬方兮，一趨今同踵。海西上兮江東；巍巍北極兮，金城之中。天開教澤兮，吾道無窮兮。吾願無窮兮，如日方暾。」迨國立東南大學成立，校長郭秉文先生本「大學之道，在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之義，改以「止於至善」爲校訓。校歌歌詞亦改爲「維襟江而枕海兮，金陵宅其中。陟升皇以臨睨兮，此實爲天府之雄。煥哉郁郁兮，文所鍾。宏我聲舍兮，甲於南東。干戈永戢，弦誦斯崇，百年樹人，鬱鬱葱葱。廣博易良兮，吳之風。以

之爲教令，四方來同」。民國十六年以後，校名數易，而止於至善的校訓與東大時期的校歌，沿襲未變。母校純樸的校風，創新學術，弘揚道統的精神，亦一脈相承，始終未渝。

名師薈萃化雨恩深

郭秉文先生由南高教務主任升任校長，接着又擔任新創的東南大學校長。筆路藍縷，以啓山林。奔走海內外，延攬名師學者，出任教席。在此時期，東大教授陣容之強，無論文史科學，均爲世稱羨。其後改名國立中央大學，雄峙首都，成爲全國最高學府。歷任校長，踵事增華，廣爲羅致，名師雲集，更盛於昔。我在教育學院受業的教授：鄭師宗海、徐師則陵、孟師憲承、程師其保、汪師懋祖、陳師鶴琴，常師導之、艾師舟、許師恪士等都是著述等身的淵博之士，授課時侃侃講述，循循善誘，課餘晤對，亦啓廸殷切。

上面說過，中央名師薈萃，極一時之盛，所以不僅教育學院有傑出教授，其他學院亦然。其時，我主修教育而以經濟爲輔。看到法學院教授名冊中赫然有多位孺慕已久的大師，不禁心動，乃陸續選修他們教授的學科。如王師世杰的比較憲法、謝師冠生的法學通論、周師鯤生的國際政治、葉師元龍的社會學通論、程師天放的政治學等。課後復研讀參考書籍，廢寢忘食，趣味益然。至及我離校服務社會，發覺這些科學竟使我受用不淺。

畢業考察遠遊東北

日月潭紀行

蔣治平

溪頭即景

前人

潭名日月傳遐邇，今日遲來三十年。水秀山明黃葉地，神怡心曠碧雲天。

慈恩塔映二潭影，文武新傳百世賢。喜伴妻兒遊勝景，環湖極目樂陶然。

註：溪頭神木二千八百年

古木參天千萬千，溪頭勝景耀林邊。晨曦初起霧未急，夜幕低垂雨漫天。

竹韻風敲數百頃，樹齡神造幾千年。歸程備歷崎嶇路，彷彿當年入黔川。

民國十七年，東北三省完成易幟，歸心中央

爲優渥。這一羣布衣布鞋的年輕學子，平時生活

。地區建設氣象一新，教育事業尤見蓬勃。而日本軍閥虎視眈眈，侵略野心暴露無遺。吳鐵城先生考察東北歸來，發表「不到東北，不知東北的危機」的名論。我

簡單，以榨菜肉絲爲美味，現在由教育廳與學校每餐以盛筵款待，宿處又復安適，在瀋陽時竟住進舊皇宮梧桐軒內，真是受寵若驚，再三商請膳

偉大；不到東北，不知東北的危機」的名論。我

每餐以盛筵款待，宿處又復安適，在瀋陽時竟住進舊皇宮梧桐軒內，真是受寵若驚，再三商請膳

，將考察所得向國人報告。校長張乃燕先生深爲讚許。教育部並爲分函東北三省教育廳，予以協助。考察團團員十二人，我現在尙能記得的是董

不安。東北各省教育人士的熱忱歡迎，是由於國心所激發的。那時關內關外交通阻塞，旅遊考察風氣未開，南方民衆，對東北邊遠地區更視為畏途。所以東北易幟二年以內，除了一次由政府招待的新聞界考察團外，我們是僅有的民間考察團，難怪他們如此瞻瞻懷顧了。從中大校史上看

，計有大連、瀋陽、通化、吉林、延吉、長春、哈爾濱、北安、齊齊哈爾、遼源、錦州等地。同

，這次畢業生歷時四十日，行程萬餘里的教育考察，也是史無前例的壯舉。

（右二）合影。（2）北伐前後大學生涯作者

沿途招待，安排行程，細密週到，膳宿供應，尤

蔣紀周博士早年與夫人及男女公子合影。

